一 件 小 事

鲁 迅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 S 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 S 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

“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一九二〇年七月

他

郭沫若

近来欧西文艺界中，短篇小说很流行。有短至十二三行的。不知道我这一篇也有小说的价值么？

天色已晚，他往街上买柴去了。

回来的时候，他在街道上看见那位二八的月娥，披着件缟素的衣裳，好像是新出浴的一般，笑向着他；月娥旁边还有许多的明眸，也在向他目礼。他默默地望着他们叹道：啊，光呀！爱呀！我要怎样才能够修积得到呀？修积得道的人真是幸福呀……

——喔，K君！你往哪儿去来？

招呼他的人是他的同学 N 君。他从 mantle 底下露出一个柴来示 N，说道：你又遇着我买柴！N笑。他也笑。他问 N，你要往哪儿去？

——往 Y 君处去耍。你不同去么？

——不，抱起柴拜客！

——你不往那儿去耍么？

——不，我要回去了。

他们在 H 神社分了手，他又默诵起他自家的诗来。

河　豚　子

王任叔

他从别人口中得来了这一种常识，便决心走这一着算盘。

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讨来了一篮的河豚子，悄悄地拿向家中走来。

一连三年的灾荒，所得的谷只够作租；凭他独手支撑的一家五口，从去冬支撑到今岁二三月夜；已算是困难极了。现在也只好挨饥了！

但是——怎样挨得下去呢？

这好似天使送礼物一般的喜悦，当一家人见到他拿来了一篮东西的时候。

孩子们都手舞足蹈地向前进去。

“爸爸，爸爸！什么东西呵！让我们吃哟！”

这么样的情景，真使他心伤泪落的了！

“吃！”他低低地答一声后，无限的恐怖！为孩子生命的恐怖，一齐怒潮般压上心头，喘不过气来。

他嘱咐妻子把河豚子煮熟来吃，自己托故外出一趟。他并不是自己不愿死，不吃河豚子，不过他不忍见到一家人临死的惨状，所以暂时且为避开。

已过了午了，还不见他回来。孩子却早已绕着母亲要吃了。这同甘共苦的妻子，对于丈夫是非常敬爱。任何东西断不肯先给孩子尝吃

的。

日车已驾到斜西，河豚的子，还依然煮着。他归来了。他的足如踏在云上一般。他想象中一家尸体枕藉的惨状，真使他归来的力也衰了。

然而预备好的刀下舍生的决心，鼓起了他的勇气。早已见到孩子们炯炯的眼光在门外闪发着，过后，一阵欢迎归来的声音也听到了。

“怎么还没有死呢？”他想。

“爸爸 我们是等你来一同吃呀！”

“哦！”他知道了。

一桌上争争抢抢的吃着。久未得到鱼味的他的一家人，自然分外感到鲜甜。

吃好后，他到床上安安稳稳的睡着，静待这黑衣死神之降临。

但毕竟因煮烧多时，把河豚子的毒性消失了，一家人还是要安安稳稳的挨饿。

他一觉醒来，叹道：“真是求死也不得吗？”泪绽出在他的眼上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赤 着 的 脚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窠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是人头，大部分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说话。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是陆续地来。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的脚：赤着，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黏着似地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入于沉思了。虽说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家族的命运也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为了这些意思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酸楚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便潮润了；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他回头看他夫人，她正举起她的手巾。

寒　　宵[①]

郁达夫

没有法子，只好教她先回去一步，再过半个钟头，答应她一定仍复上她那里去。

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左右几间屋子里的客人早已散去，伙计们把灰黄的电灯都灭黑了。火炉里的红煤也已经七零八落，炉门下的一块透明的小门，本来是烧得红红的，渐渐地带起白色来了。

几天来连夜的不眠，和成日的喝酒，弄得头脑总是昏昏的。和逸生讲话讲得起劲，又兼她老在边上挨着，所以熬得好久，连小解都不曾出去解。

好容易说服了她答应了她半点钟后必去的条件，把她送出门来的时候，因为迎吸了一阵冷风，忽而打了一个寒噤。房门开后，从屋内射出来的红蒙的电灯光里，看出了许多飞舞的雪片。

①本篇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时，题为《寒灯》。对本篇和同期上发表的另一篇小说《街灯》，作者在该刊末后一篇《尾声》中说："这两篇东西，本打算在一种周报上发表的，当初的计划，想把这一类东西，连续做它十几篇，结合起来，做成一篇长篇，可以将当时的绝望的状态，和苦闷的心境写出来，但是后来受了各种委屈，终于没有把这计划实行，所以现在只好将这未完的两断片，先行发表了。"一九二七年被收录于《达夫全集》第三卷《过去集》时，改题为《寒宵》。

“啊！又下雪了，下雪了我可不能来呀！”

一半是说笑，一半真想回家去看看，这一礼拜内有没有重要信札。

“嗯哼 那可不成,那我就不走了。”

把斗篷张开，围抱住我的身体，冰凉地、光腻地、香嫩地贴上来的，是她的脸，柔和的较薄的呼吸和嘴唇，紧紧地贴了我一贴。

“酒气!怪难受的!”

假装似怒地又对我瞧了一眼。第二次又要贴上来的时候，屋内的逸生，却叫了起来：

“不行不行，柳卿！在院子里干这玩意儿！罚十块钱！”

“偏要干,偏要……”

嘴唇又贴上来了，嗤地笑了一声。

和她包在一个斗篷中间，从微滑灰黑的院子里，慢慢走到中门口，掌柜的叫了一声“打车”，我才骇了一跳，滚出她的斗篷来，又迎吸了一阵冷风，打了一个寒噤。

她回转头来重说了一遍：

“半点钟之后,别忘了!”

便自顾自地去了。

忍着寒冷走了几步，在墙角黑暗的地方完了小解，走回来的时候，脸上又打来了许多冰凉的雪片。仰起头来看看天空，只是混茫黝黑，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把头放低了一点，才看见了一排冷淡的、模糊的和出气的啤酒似的屋瓦。

进屋子里来一看，逸生已经在炕上躺下了。背后房门开响，伙计拿了一块热手巾和一张帐来。

“你忙什么？想睡了么！再拿一盒烟来！”

伙计的心里虽然不舒服，但因是熟客，也无可如何的样子，笑了一脸，答应了一个是，就跑了出去。

在逸生对面的炕上，不知躺了几久，伙计才摇我醒来，嗫嚅地

说 ：

“外面雪大得很，别着凉啦，我给你打电话到飞龙去叫汽车去吧?”

“好!”

叫醒了逸生，擦了一擦手脸，吸了一枝烟，等汽车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倦颓，还没有恢复，都不愿意说话。

忽而沉寂的空气里有勃勃的响声听见了，穿了外套和逸生走出房门来，见院子里已经湿滑得不堪，脸上又打来了几片雪片。

“这样下雪,怕明天又走不成了。”

我自家也觉得说话的声气有点奇怪，好像蒙上了一层布在那里敲打的皮鼓。

大街两旁的店家都已经关上门睡了。路上只听见自家的汽车轮子，杀杀冲破泥浆的声音。身体尽在上下颠簸。来往遇见的车子行人也很少。汽车篷下的一盏电灯，好像破了，车座里黑得很。车头两条灯光的线里照出来的雪片，溟溟濛濛，很远很远，像梦里似地看得出来 。

蒲蒲地叫了几声，车头的灯光投射在一道白墙壁上，车转弯了。将到逸生家的门口的时候，我心里忽然地激动了起来。好像有一锅沸水，直从肚子里冲上来的样子，两只眼睛也觉得有点热。

“逸生！你别回去吧！我们还是回韩家潭去！上柳卿房里去谈它一宵!”

我破了沉默，从车座里举起上半身来，一边这样地央告逸生，一边在打着前面的玻璃窗，命汽车夫开向韩家潭去。

灯

王鲁彦

我愤怒的躺在母亲的怀中。母亲紧紧的搂着我，呜咽的哭泣着，她的泪纷纷的落在我的颈上，我只是愤怒的躺着。

“你不生我不好吗,母亲 ?”我怨忿的问。

母亲没有回答，母亲的脸色极其苍白。

我愤怒的伸出右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

“为了母亲，孩子……”母亲按住我的手，呜咽的说。

“咳咳……”我哭了。

风凄凄的摇荡着窗外的枇杷树，雨萧萧的滴在我心上。母亲的脸色是那样的苍白。我悲苦的挽住了她的颈，她的颈如柴一般的消瘦。

“让我死了罢，母亲……”我哭着说，紧紧的挽着她的颈。

“不能，不能，孩子，我的孩子……”她的泪纷纷的落在我的脸上。

灯光暗淡的照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如丝一般的乱，如霜一般的白。

静寂，静寂，世界上除了[illegible]，除了风和雨的哭声外，没有半点响声。

“罢了，罢了，母亲。[illegible]你生我时不该给我这颗心，这在世界上[illegible]”说着，我用两手竭力的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胸上的衣服，怨忿而且悲伤。

“啊，孩子！”……母亲号啕的哭了。她紧紧的按住了我的手，我竭力的挣扎着。

风凄凄的摇荡着窗外的枇杷树，雨萧萧的滴在我的心上。灯光暗淡的照着母亲的头发，母亲的头发如丝一般的乱，如霜一般的白，母亲的泪如潮一般的流着，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颈，也号啕的大哭了。

有一滴泪，从母亲的眼中落了下来，滴在我的眼上，和我的泪融合在一处，渐渐的汇成了一道河。

我溯着河流走去，进了母亲的眼帘，一直到了母亲的心坎上。

在那里，我看见母亲的心萎枯了。

“母亲，为了你的孩子，你将你自己的心萎枯了。然而你分给你孩子的那颗心，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诅咒，不曾受人家的祝福，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欢乐。现在，取出来还了你罢，母亲！”我哭着说，跪倒在母亲的心旁。解开胸衣，用指甲划开胸皮，我伸手进去从自己的腔中挖出一颗鲜血淋淋的心，放在母亲的心上。母亲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个，热血沸腾了。

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扣上了胸衣，忽忽的离开了母亲的心，出了母亲的眼帘，由原路回到了母亲的膝上。

母亲不知道。

“母亲，我不再灰心了，我愿意做‘人’了。”我拭着眼泪对母亲说。

母亲微笑了。母亲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欢乐，母亲的眼前露出了无限的希望。

只有灯，只有站在壁上的灯，他知道我在母亲心中所做的什么，不忍见那微笑，渐渐的惨淡了下去……

买　彩　票

老　舍

在我们那村里，抓会赌彩是自古有之。航空奖券，自然的，大受欢迎。头彩五十万，听听！二姐发起集股合作，首先拿出大洋二角。我自己先算了一卦，上吉，于是拿了四角。和二姐算计了好大半天，原来还短着九元四角才够买一张的。我和她分头去宣传，五十万，五十万，五十个人分，每人还落一万，二角钱弄一万！举村若狂，连狗都听熟了“五十万”，凡是说“五十万”的，哪怕是生人，也立刻摇尾而不上前一口把腿咬住。闹了整一个星期，十元算是凑齐。我是最大的股员。三姥姥才拿了五分，和四姨五姨共同凑了一股；她们还立了一本账簿。

上哪里去买呢？还得算卦。二姐不信任我的诸葛金钱课，花了五大枚请王瞎子占了个马前神课……利东北。城里有四家代售处；利成记在城之东北；决议，到利成记去买。可是，利成是四家买卖中最小的一号，只卖卷烟煤油，万一把十元拐去，或是卖假券呢！又送了王瞎子五大枚，重新另占。西北也行，他说；不但是行，他细掐过手指，还比东北好呢！西北是恒祥记，大买卖，二姐出阁时的缎子红被还是那儿买的呢。

谁去买？又是个问题。按说我是头号股员，我应当跑一趟。可是我是属牛的，今年是鸡年，总得找属鸡的，还得是男性，女性丧气，

只有李家小三是鸡年生的，平日那些属鸡的好像都变了，找不着一个。小三自己去太不放心啊，于是决定另派二员金命的男人妥为保护。挑了吉日，三位进城买票。

票买来了，谁拿着呢？我们村里的合作事业有个特点，谁也不信任谁。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还是交给了三姥姥，年高虽不见得必有德，可是到底手脚不利落，不至私自逃跑。

直到开彩那天，大家谁也没睡好觉。以我自己说，得了头彩——还能不是我们得吗？！——就分两万，这两万怎么花？买处小房，好，房的地点、样式，怎么布置，想了半夜。不，不买房子，还是做买卖好，于是铺子的地点、形式、种类，怎么赚钱，赚了钱以后怎样发展，又是半夜。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都看着像洋钱。清晨的鸟鸣，夜半的虫声，都说着“五十万”。偶尔睡着，手按在胸上，梦见一堆现洋压在身上，连气也出不得！特意买了一副骨牌，为的是随时打卦。打了坏卦，不算，另打；于是打的都是好卦，财是发准了。

开奖了。报上登出前五彩，没有我们背熟了的那一号。房子，铺子……随着汗全走了。等六彩七彩吧，头五奖没有，难道还不中个小六彩？又算了一卦，上吉；六彩是五百，弄几块做件夏布大衫也不坏。于是一边等着六彩七彩的揭露，一边重读前五彩的号数，替得奖的人们想着怎么花用的方法，未免有些羡妒，所以想着想着便想到得奖人的乐极生悲，也许被钱烧死；自己没得也好；自然自己得奖也不见得就烧死。无论怎说，心中有点发堵。

六彩七彩也登出来了，还是没咱们的事，这才想起对尾子，连尾子都和我们开玩笑,我们的是个“三”,大奖的偏偏是个“二”。没办法！

二姐和我是发起人呀！三姥姥向我们俩索要她的五分。没法不赔她。赔了她，别人的二角也无意虚掷。二姐这两天生病，她就是有这个本事，心里一想就会生病。剩下我自己打发大家的二角。打发完了，二姐的病也好了，我呢，昨天夜里睡得很清甜。

便 宜 货

胡也频

我们的军需长又要做喜事了——不，与其说是做喜事，倒不如干脆说他又要弄一个女人了。说他“又要”，这就是，自从他委任军需长以来，纵然还不到两年，是已经弄过七八次了，而且每次准弄到手的。照这样情形，说不定以后要弄多少次呢。这弄女人似乎就等于军需的一半职务。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弄，那倒不必研究。极简单的理由就是：由一个人变成了这样的军官，并且在全武力占据着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弄多少个女人却是并不在乎的，这在他们的生活中，简直比开一门步枪还要平常。

对于弄，各人采取的手段并不一样，有的用欺诈，有的用诬赖，有的用野蛮，终于都免不掉威吓的。但是我们的军需长一个人独独冠冕多了，他用钱——钱并不多。关于这方面的耗费是也有账目可观的，这自然因为他是当军需的缘故，所以在一本另外的流水簿上写着——

第一个四十元
第二个三十五元
第三个四十四元
第四个二十元

第五个五十元
第六个三十元
第七个五十五元

假使不因为这样挨一个的记着价目，恐怕到后来，连他自己也会记不清白究竟曾弄了多少个吧。像这一本账簿，虽说并不特别珍惜似的也和“马料开支簿”放在一起，但有一个生朋友来的时候，总难免又故意去翻开，让别人知道，好像这账目正不亚于那少校肩章的光荣。

我们的书记官对于这本账簿有一句很好的赞叹：

“这比委任状好多了!”他说。

这真不是一句过誉的话。一张委任状在现职的军官眼中已经是寻常的东西了。可是这一本账簿却不寻常，这实在有它的新鲜异样的地方。譬如说，那账目中，虽然所记的全是多少元，但是元之中就有那各别的意义——如同四十元等于一个女人，三十五元则又等于别一个女人。而且这四十元和三十五元的每一元又等于这个或那个女人的某一部分。单在这一点上，当然，比起那死板板的委某某某为什么什么什么的委任状，好多了。所以我们的军需长对于这一句话是十三分地受用的。

那末在他写着第几个和多少元之时，那心中的快乐和骄傲，实在不是别的人所能够知道了，至少总比他从军需上揩油的欢喜，要增加好几百倍吧。

那末这一夜我们的军需长又有了这种心情，因为他又在这本账簿中加上一笔了。这一笔是挨着“第七”添下去的，不消说是“第八个”，并且数目是“七十元”——这是比其余的价钱都大。

“这一个可不贱！”我们的军需长是这样觉着的。其实呢，七十元在他的身上真不算什么，他哪一夜不在赌博中输赢一两百。

不过女人究竟比不上麻将牌。我们的军需长是能够在牌桌上并不在乎的输上两三百，但他总不肯弄一个女人用上一百元。这一个七十

元的确算是很不贱了。

为什么我们的军需长会这样贱视女人？自然，这有他的理由。他觉得无论怎样女人都不能和麻将牌相比的。打牌有输也有赢，钱是来来往往的，说不定昨天输了一百今夜又反赢了两百。女人呢，可就不同了，花四十就是四十，一百就是一百，是永远拾不回半个铜板的。因此在他的灵魂中便有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真理，这真理又变成格言了，是：

“宁肯在一副麻将牌上尽输，却不能只和一个女人在床上尽睡！”

所以还不到两年的光阴，我们的军需长，截至此刻为止，是一个又一个，没有间断地把女人弄到八个了。在每一个新的女人弄到时候，那旧的，便像一床旧毡子似的弃掉了，于是由军需长个人取乐的玩具落为兵士们共同撒野的游戏场了。

在这里，谁能够不这样的承认么？一个女人，纵然七十元，但是你看，多便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